



## 兩漢辭賦隱逸企慕中的用世情結

廖國棟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隱逸文化是中國相當特殊的人文現象，隱逸文學則是這種特殊文化的具體反映。就隱逸文化與文學傳統中，漢代是值得注意的時期。漢代之前，隱士的身分並不十分確定；漢代之後則大抵逐漸明確，一般指向不與當權者合作而又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人，同時隱士的外在形態與內在形態也逐漸豐富起來。東方朔「避地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是盛行於魏晉「朝隱」的先驅者；張衡處於東漢末季腐化的政局，創作〈歸田賦〉，賦中寄寓著對歸隱田園的無限企慕，它是第一篇隱逸賦，同時開啓了後世書寫田園的隱逸文學。

深入解讀兩漢賦作所出現的隱逸企慕的文本深層結構重新加以剖析解讀，探索潛藏賦家心靈深處的「用世情結」，可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面對「仕／隱」矛盾糾葛的複雜心理，提供一扇新的觀察視窗。

隱逸思想及行為在漢代缺乏滋生的土壤和氣候，隱逸賦作在漢代不太容易產生。大體而言，處於一統盛世的漢代士子，基本上是積極用世的，對都邑（京城）有強烈的趨附心理，然而君臣之間的遇合，有其主客觀的因素，每每造成滿懷理想與期待的士子極大的心理落差。這也是為何在充滿歌詠盛世的「漢頌」之中，也有一系列表達賢士不遇的賦作。這些賦作，經常出現企慕隱逸之思：或想像遠遊、或逃於太玄、或歸隱田園。表面上作者自以為厭倦了仕宦場域，尋求撫慰精神創傷的療養所。然而細心傾聽潛藏在文本之下的聲音，發現頑強的用世情結始終盤踞著漢代士子的心靈。

魏晉以降，隱逸之風大盛，產生了大量的隱逸賦作，呈現隱士群像的百態風情。然而這些敘寫隱逸生活樂趣的賦作，卻經常發現存在著仕隱徘徊的矛盾與痛苦，甚至賦閑居而心懷魏闕（潘岳〈閑居賦〉），與其指責其心口不一，不妨從作者的內心世界深入剖析，可以發現儘管時空與兩漢不同，「用世情結」還是深潛在許多表面豁達（姑且不論是真豁達或假豁達）的士子內心，由這個角度切入，對於賦家苦悶的心靈，以得到更深一層的理解。